

□钟扬

打球和钓鱼,伴随多年,占据了我大部分闲暇时间。几年前又学会了开车,使得两项爱好更加方便顺畅,我戏称它们为“三闲”。常为常思,由此撰下拙文《红球拍》《大鱼梦》《学车记》。文虽浅陋,却也久经思虑,几乎调动了全部积累。不承想,下笔的时候,积习难改,又犯了写作老病:不知不觉间,笔触朝着一个方向,一走到底,原本要说的关键事项,丢在了原地,成文之后,发现已无从加糅。有文友从《许昌日报·春秋楼》阅鉴后,褒言“三闲之外,似有余味”。他们的鼓励又激发起我的兴致,趁热度尚在,“三闲”之后,合补一文,聊慰前缺。

输赢在场外

站在球台前,就有了对手,就要分出输赢。因为,有了输赢,趣味增加了,比分变化之间,汗出透了,情绪释放了,锻炼娱乐的目的达到了。所谓快乐乒乓,大概如此。

业余球手,“功”未从童子练,也鲜有专业指导,怎么舒服怎么打,自创的套路,多年烂熟。乒来乓去,打上几局,就互相摸清了底数,知道了对方的水平。

相差悬殊,大人打小孩,旁观无味,彼此亦索然。有些许差距,尚有一打的较量,最为悦目流畅。水平高的一方,球路潇洒,劈长摆短,大时时候都是他在掌控攻防节奏,弱的一端跳起来搞桃子。实力在那儿摆着,胜者无大喜,输者口心服。输赢虽然框定,但球是圆的,擦网擦边司空常见,注意力意志力求常有超水平发挥,逆袭翻盘的好戏不断上演。最累的球,是势均力敌的搏弈。发球接发球,旋转落点线路,进攻防守相持,挖坑填坑反挖坑,胜负毫厘。他们每分必争,锱铢计较,身心都用到了极限,看球的眼神始终竖琴一样紧绷着。这样的比赛,经常出现在乒协 and 球馆组织的比赛中。业余娱乐,

进了球馆,不需翻牌计分,少了繁文缛节,挥拍出汗第一,气氛也大多轻松自在。

有的球手,“我的眼里只有球”。站在对面的,不分男女老少,无论水平高低,更没有身份之别,就是个陪打的。对方水平不济,不嫌其烦,砍瓜剁菜,缴枪也杀;碰到高手,落花流水,甘拜下风。上台抡拍击球,下场拎包走人。乒乓之外,其余寡言。有的球手,技高众人,他打比赛,一直精心控制结果。能赢却不打赢,对手总能及格;一场十局八局,怎么也要让出一两局,对手输得服气,赢也明白。下场交流,更是谦虚有加。泡球馆多年,关系稔熟,兄恭弟敬;场内场外,中规中矩,人人都耐烦。

有的球友,场上是对手,场下所见同,生活上早已成为挚交。他们的水平,历经常年厮杀,长短相补,高低难分,谁的状态好谁上风。他们比赛,大半天时间都用尽全力,熟球路,回合多,拉锯纠缠,输赢也在细微之间。谁哪天状态奇好,接连赢下了几局,既不会穷追到底,也不会刻意放水。要么往对方的套路和节奏上打,要么实验自己的新线路,用的还是全力,胜负却调转了方向,最终仍然秋色均分。观者看不到丝毫异样,他们隔着球网,目光相逆,会心而笑。

球台星布,球手泱泱,出格另类的,也不乏其人。有打球者,看胜负比天大。赢则手舞足蹈,嘴里不忘揶揄挖苦;输则捶桌跺脚,客观上找尽原因——昨晚喝大了,胶皮新粘的,身体有恙了。结束许久,依然愤愤难平。有人打球,裹着满身红尘,把身份地位也带进了球场,输了球脸上挂不住,对方送

分他更懊恼,让对手左右为难,比赛也磕磕绊绊,场上气氛极为尴尬。偏偏还有球友害红眼病,观念势利,球馆中,钱比他多的,位高于他的,尤其不堪忍受。球艺之外,掺和调制人家的琐细零碎,用眼神,用鼻息,用舌头,在各种能利用的场合,无尽地评论,卦仙一样预判。实在难以想象,他们在场上打球,是怎么样的心态。

业余乒乓本是快乐乒乓,进场之前,输赢已经定下。

常在河边走

可以肯定,无论竞技休闲,水平高低,钓鱼人都犯过错误。以我为例,钓龄都二十年了,过错、失误至今不断,有的令人扼腕,有的损失不菲,有的险些要去小命。

垂钓是磨性子的事,本尊却见水心急。初钓阶段,哪里懂得装配钓组要的是绣花功夫,手忙脚乱,腿拌线了,钩挂裤了,“啪”一声,竿梢断了。有的时候,粗枝大叶,从线组就开始出错,子线比主线大,鲫鱼绑了五号线,遇着钩挂底、线上树,束手无策,原本舍去一副子线的事,最终线断漂丢竿折。最让人不堪的是碰到大鱼,竿线力量倒挂,放手一搏必然爆竿,放弃吧又于心难忍,这时候,自责与懊悔,能装满水库。有年春上在汝河垂钓,板鲫上钩,回鱼的时候一只钩挂到了岸边水草,抄网还没有来得及装,情急之下,弯腰伸手去掂,鱼没有提上来,“扑通”一声,口袋里的手机溜进了河里。

这些窘况糗事的发生,耽误了钓鱼,也加大了损失,但与叶县历险比起来,它们连“小巫”都算不上。

几年前,隆冬时节,我和年已七旬的陈姓钓友赴燕山水库夜钓。滴水成冰,提竿换饵,鱼线就会“粘”住竿身,准备打下夜窝,明早再战。陈钓友在右边锋尖拐弯处,距我百余米,我的钓位是一处废弃的提灌站,水深五米。北风呼啸,身僵硬,牙对撞,打窝器就在手边,嫌操作麻烦,决定手抛做窝。身往前倾,却忘了此处原是陡坡,临水处已被涌浪掏空小半。窝料刚刚出手,人和钓具“轰隆”一声掉落库中,扎骨的冰水立刻没过头顶,脚下空空,如坠深渊。幸亏年轻时冬泳过几年,肌肉和大脑残留记忆瞬间被激活,趁棉衣尚未完全浸透,借着它剩余的浮力,我扒着岸边枯枝乱草,一边呼喊陈钓友,一边往浅处挪移。从水里爬出,艰难地脱光衣服,钻进帐篷,连被带褥,一股脑儿把自己裹将起来。不久,陈钓友收竿回来,见状大惊,说他在上风头,那会儿正上鱼,啥也没听到。他很后怕,说,要是他,早鸭子一个,肯定喂鱼去了……

钓鱼二十载,性本愚钝,即便是块生铁,也该磨出些许明光来。我终于有些明白,钓组原本是个整体,钓程也有章可循。钩多大,脑线多大,大线几号,它们各有其力,各司其职,力量合在一起,才能化解解鱼的力道。野外环境复杂,水里状况难辨,意外难免,搭配错乱,操控破规失矩,遇损难止,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不断失控放大。

知己莫如己

这是句大实话,“实”得常常被忽略——大家都在满世界寻找了解自己 的人,然后一遍遍感叹,知音难觅啊。

去年春上,我们的城市因为疫情,时常区域封控。有次从老家返程,手机接到通知,小区回不去了,车一掉头,到了村后河边。这时候,两位老钓友相继来电,他们钓瘾发作,问去哪里解“毒”。告知行踪后,他俩都有些失落,半开玩笑说,我学会开车,甩了他们。我窃喜起来,自驾带来的便捷快乐,实在空前。

村后的古河道,现在是景观带,河底疏浚,沿岸外扩植绿,岸道沥青硬化,风景常年亮丽。头天晚上,春雨下了一夜,早起还在蒙蒙飘洒。漫无目的,我又驾车驶向河边,视野之内,空无一人。放眼四顾,感觉自己来到了青绿世界,通心透腹的舒爽扑面而来。沿道的法国梧桐青气逼眼,绿篱嫩翠欲滴,河坡草坪如毯。河水静静流淌,水草絮絮秧秧,满目清澈明润。好一个春水碧于天!

车窗外,路面漆黑如新,标线刷白醒目。雨脚细密,亮如蚕丝。恰在这时,车载收音机开始播放刘文正的《三月里的小雨》,刹那之间,一股热流,倾注而下。我中了魔一般,跟着刘文正,几十年来头一次,旁若无人,放声歌唱。驾车几载,此刻,我真正体会到了人车合体,自由律动。

20 世纪 80 年代,我们在卡式录音机里一遍遍倒带,在青春中追寻刘文正,觅取小雨的气息,捕捉小溪的回响,他的凄清和寂寞,我们怎么也找不到,唱不出。多少年来,残存的气息,也在数不清扭扭捏捏的翻唱里,在滚滚红尘里,灰飞烟灭了;甚至,偶尔再听到他的原唱,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。

就在那时候,在故里河道,在三月的细雨里,我深切感到,那个刘文正还在,他离得是那样近,就在车里,坐在我的身旁。

事后回看,那一天,如果是在别的时间,别的地方,坐在别人车上,还能重回 20 世纪 80 年代,偶遇文正兄吗?



优秀的青春不止一种

□陈莉

最近,填报高考志愿的话题火了。家有高三学子的我,太明白填志愿的难处了。就算我再开明,也忍不住抱怨孩子:“瞧你的分数,上不上下不下。要你就考个 680 分,要你就考 480 分,这样我们也就不用纠结了。”

孩子反驳说:“我要是考 680 分,您呀,可能还会数落我没考 700 分呢!”

孩子爸也认同这个观点,说:“的确,没有谁会觉得满意。无论多少分,都还是要斟酌再三的。毕竟,大学是人生中最重要阶段之一。”

高考结束了,一切本该尘埃落定。可是,前路漫漫,套用一句诗来说就是“欲登太行雪满山”。

网上有一个视频,一个姑娘在哭泣:“高考后,爸爸妈妈一直在骂我,因为我没有发挥好,分数比平时模拟考还低。”她回忆起一直以来爸妈对她的打击式教育,哭得泪眼婆娑,“我做得再好也总是不好,他们就没有满足过,错的总是我……”

一位网友在评论区谴责家长:“事已至此,明明孩子寒窗苦读这么多年,为什么就不能表示祝贺呢!孩子即将踏进新的人生阶段,开启一场新的旅程,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!”

我觉得这位网友说得挺好。无论考了多少分,我们都应该鼓励孩子以此为新起点,去追求新的广阔天地。告别悲伤的过去,开启崭新的未来,真好!

儿子高考完,我家热心的亲戚朋友都来为孩子的志愿填报操心了。他们各有各的观点,所以分成了几大派系。小姨家主张:未来什么专业吃香就填报什么专业。姑姑家主张一定要选大城市,去繁华的地方见见世面。姐姐姐夫说:“如今网络化是大趋势,计算机相关的必定好。”哥哥嫂子说:“计算机人才饱和了,还要预见一下四年后的情景……”真是众说纷纭。

更要命的是孩子一副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的模样。孩子爸追问:“你有什么规划?”孩子犹豫一下回答:“都可以吧。”我紧追不舍:“孩子,以后可是你自己读书,爸爸妈妈不会替你。你喜欢什么?你将来想干什么?好好想想。”

孩子想了想,说:“哎,大学的专业我都不太懂。但是,你们放心吧。我已经长大了。我上了大学一定会珍惜时间,锻炼自己的能力,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。”我看他一改刚刚的满不在乎,暗暗想:还是很有决心嘛。这时,他一脸向往地说:“大学的校园一定风景优美,有资源丰富的图书馆,有知识渊博的老师 and 可爱的同学!无论选什么专业,我都会好好打拼,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为目标,应对不确定性,追求充实而美好的大学生活。”

不得不说,孩子的话深深打动了 我。谁说他们什么都不懂呢?只要怀着一颗渴望美好的心,又有什么困难能难倒他们呢?

这样看来,父母亲戚的担忧难道不是多余的吗?孩子的羽翼已渐丰满,自然知道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。填志愿,也各有各的填法,前路无论平坦还是坎坷,一定没有十全十美。

优秀的青春绝对不止一种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春,热烈而自在地活着就好。疯狂地奔跑,不必害怕华丽的跌倒!

一炉窑火正旺（外一首）

□连京博

一炉窑火正旺
酝酿着瓷器的光芒
不断跃起的火苗
仿佛在跳动 着激情的乐章

那是金风在窑中涅槃
炽热融入瓷的灵魂
化为艺术的永恒

烈火之中有匠人的汗水
微笑着迎接挑战的双眼
仿佛在诉说着这个辉煌时代
用心铸造的瓷器别具灵魂

一炉窑火正旺
点燃了无数青年的心
他们用梦想和热情
不断窑变着未来的辉煌

开 片

一道道裂纹
浸润着时间和火候的味道
是岁月的印记

开片的过程
是一场解放的仪式
爆发着冲击力
又散发朦胧美感

一张平凡的脸庞
被开拓出了一种独特的气质
片片开合
暴露不出内心的秘密

只有在心灵深处
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存
在
那种暗示与启迪的美丽

外祖父和他的驴

□高伟

算来,驴走出驴圈已有十八载的光阴。在被来人牵出驴圈的那一刻,驴毅然决然地走出小门,一走便是诀别。

自从驴来到院子后,外祖父由勤劳能干的庄稼汉,摇身一变,成了走街串巷的小商贩。大集体解散后,村里有想法的人都闲不住,搞个体做小买卖。一张泛黄的营业执照,在诉说着他曾经做小商贩的经历。翻开它,就是揭开了外祖父的一段岁月往事。经营项目一栏上清楚地写着:大米、方便面、粉条。

一个晴天里,毛驴拖着排子车,载着外祖父,慢悠悠地行走在乡间的胡同里。在充满浓浓土腥味的乡间小路边,串串蹄子印,条条车辙,记录了一位普通庄稼汉,在半百之后为生活而付出的艰辛。

外祖父虽小学文化,可心里的账算得分明,小营生做多了,斤斤两两的算数随口而来,朴实中透着一股精明。胡同里常有商贩

在喊:“换豆油,换粉条。”换,即交换,这和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有很大的相似之处。外祖父将换来的小麦拿到收购点兑成现金,用作全家的生活支出,也完成了一次商品的流通。驴在中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它默默奉献着自己的力气。

在一个正忙得不可开交的秋收时节,外祖父却突然倒下了。他太累了,像一头长年累月拉磨的毛驴,用尽了全身力气。不久后,驴被一位陌生人牵走了,驴套被挂在了土墙上,排子车立在了土墙边。

两年后,外祖父被乡亲从这座木门抬出,从这片土地去了不远处的另一片土地。外祖父走了,毛驴也走了,留下了点点剥落的土墙、外祖母日渐佝偻的腰背、曾经传出咯咯叫的破旧鸡窝,和空荡荡的驴圈……

只愿时光慢慢流淌,不要打扰老院曾经的气息,让过往的记忆流淌在老院的角角落落。院里的每一处,都是一种淡淡的愁绪。



乡 愁 吕超峰 摄

收进抽屉的婚纱照

□程应峰

进入 21 世纪,夫妻燕尔新婚,拍一组婚纱照恐怕是极简单且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然而,在 20 世纪 80 年代,要拍一组婚纱照,则是一份难得的奢侈了。

或是因为山高水长,两地分居;或是因为甜蜜初度,痴爱有加,我和妻子常常陷在对彼此的思念和渴盼中。为了看见彼此的身影,某一日,我断然作出拍婚纱照的决定后,同妻子一道,长途奔波,双双走进了一家照相馆。

就这样,婚纱照摆上了床头,虽有天各一方的惆怅,但毕竟有照片相伴,在思念疯长的时候,有一个可以细细端详、默默倾诉的对象。

一天夜晚,我端详着摆在床头的婚纱照,发现那张熟稔的照片竟蒙上了薄薄一层灰尘,于是

心中温情化作行动,举手之间,将妻子凝固在照片里的笑容擦得清晰、真切、生动。

我打开相框背板,想将照片取出来看看,发现照片已然粘贴在玻璃板上。想是天气潮湿所至,便取来火柴,隔着玻璃将粘贴的地方一一烤开。完毕,将照片取出放进了抽屉。

某个周末,妻从百里开外的工地赶来,一进我那蜗居,还没说上两句话,脸色便晴转多云,眉眼之间,明显少了往日柔情,多了许多不快。

我费尽心机想挽回突发的变化,却终究是白搭,心境不由得阴沉了许多。一来二去,妻子的脸上益发冷峻、异样,有没完没了之势。我纳闷儿,从进门到现在,并没有冒犯她的地方啊!想 想不是滋味,一甩门,提上菜篮奔向菜市场。

买好菜回来,妻的不快缓和了许多,往日柔情分明有所展现。妻一脸嗔怒,照片摆在床头好好的,谁叫你收进抽屉里呢?我说,妻子大人你不知道啊,这些天空气潮湿,如果再不将照片从镜框里取出来,照片就要彻底毁坏了。哦,是这样啊,你早告诉我就不碍了。妻脸上的阴云,顿时一扫而光。

打这以后,我才知道,在情感的一隅,大凡做妻子的,都有些专横而不讲理,因为小家屋檐是她的天地,她无须设防,无须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。

在家的氛围里,女人热情如火也好,冷若冰霜也罢,都是没有道理可讲没有清白可分的。在我看来,只要她是一个顾家的女人,对小家屋檐充满了眷恋,那么,家是一个不讲理的地方也就无可厚非了。